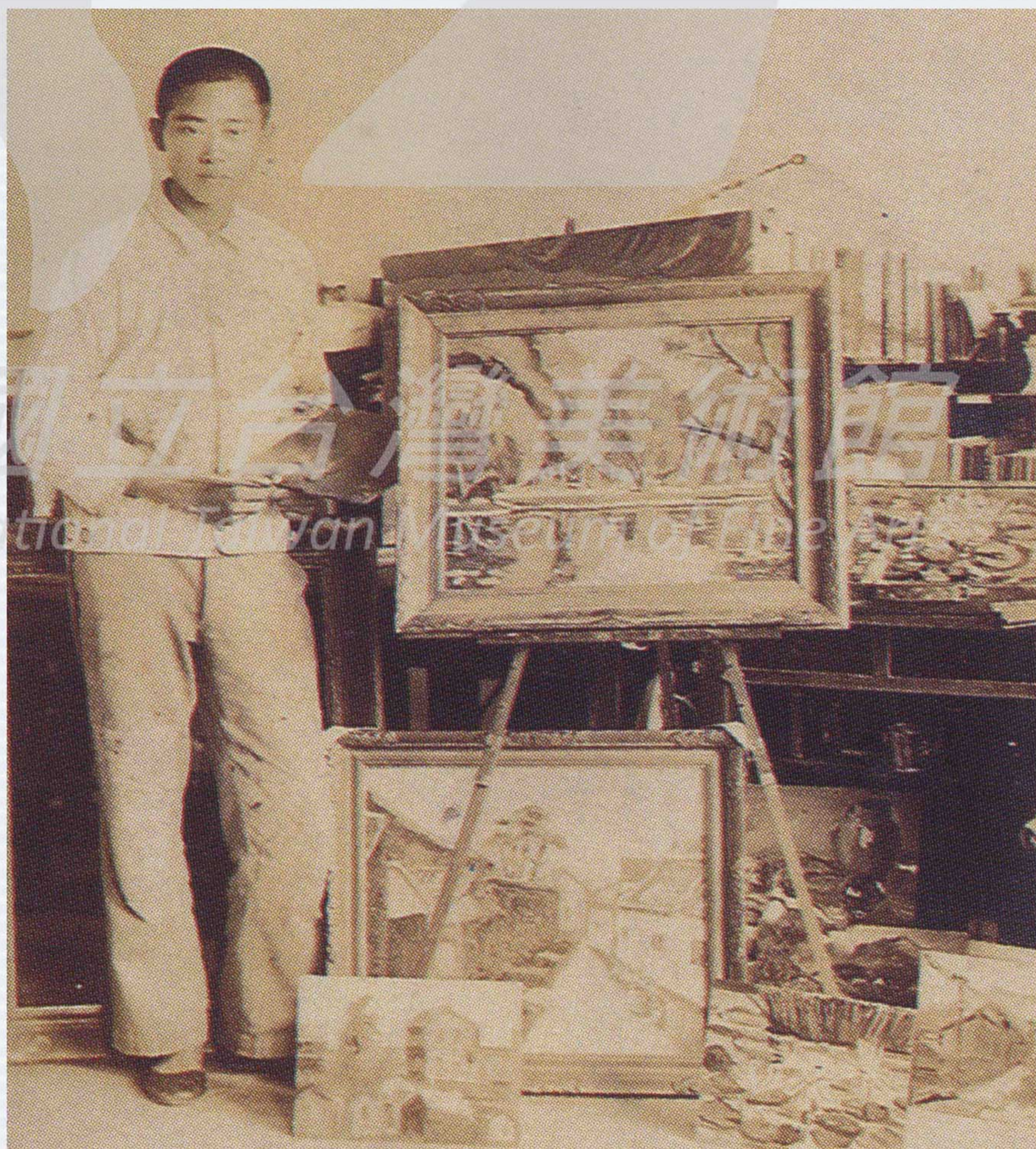


II • 以畫會友 / 文人交遊

一個數十年苦守長夜孤燈的藝術良知，在現實社會裡所得到的掌聲和喝采，遠不如一個擅長鑽營的人。不管畫市是旺是淡，他不受門戶之見左右，不為利祿的堅毅作風，是始終不變的。——王昶雄



[右圖]
少年鄭世璠歷經名師
洗禮
[右頁圖]
鄭世璠
石樵院子（局部）
1951
油彩
91×65cm
李石樵美術館藏



從芳蘭之丘遠眺

藝術學者莊伯和與鄭世璠交遊甚深，他在《星帆畫履》序文中特別提到：

鄭世璠先生是值得欽佩的畫壇前輩，但我更慶幸在職場上追隨他一段相當長的時光，因為他是我的頂頭上司。

1971年，我進彰化銀行，成為鄭先生的部屬，日治時期臺北第二師範畢業的他，當時已是知名畫家，而我則畢業於師大美術系，也是科班出身，兩人同在似乎不相干的金融界，旁人看來不免奇怪；原來我們都因銀行美術人才的需要而入行，當時環境如此，今人已無法想像。因為

[左圖]
畫家張義雄剪影鄭世璠

[右圖]
畫家席德進速寫鄭世璠



鄭世璠 芳蘭晨曦 1975
油彩、畫布 33×45cm

這樣的特殊因緣，鄭先生對我照顧有加。當然由於美術的同行，兩人更容易溝通。

當時上班地點在臺北市的鬧區衡陽路，得地利之便，時常有朋友來看他，除美術家之外，也有詩人、作家、學者等，我更因此沾光；一有應酬，常邀我參加，因此開開眼界。一來因為他為人幽默，笑語如珠，旁人如沐春風，所以在文化界交遊如此廣闊。

二來因為他擁有豐富的美術資料，當臺灣美術研究漸成顯學，而鄭先生連各種美展請帖也有系統地收藏，日久竟成寶貝；他又當過記者、雜誌編輯，尤其對日治時期的美術發展情況，瞭若指掌。例如：賴傳鑑在〈放浪的詩魂——鄭世璠〉文中，即提到……鄭世璠的求知慾很旺盛，他讀的書範圍也比我廣，所以知識很豐富，他的藏書之多，幾乎可以開一家書店。由於他的求知慾、研究心，他對美術的觀念



《星帆畫履》封面

也永遠新鮮。……

莊伯和說起鄭世璠的畫歷，洋洋灑灑，早在新竹就讀公學校時，鄭世璠與李澤藩比鄰而居，從他學習水彩畫；後來北上求學，師承石川欽一郎；石川退休回日本後，繼受小原整指導，學習油畫。而後鄭世璠連續入選「府展」，躋身畫家之林，又在「臺陽展」及光復後的「臺灣全省美展」得獎多次；參加的畫會還有「青雲美術會」、「芳蘭美術會」等。

在臺灣畫壇，鄭世璠正是以「從不缺席」為榮，這一點我們從他歷年發表作品的資料可以見證，他不但參與歷史，還記錄了歷史。

鄭世璠除了投入創作發表以外，他也像一位跨越時空的記者，連結日治時代至今的美術觀察家，大部分時間，他可以說是以選手兼啦啦隊的姿態，熱情鼓舞著他所從不缺席的臺灣美術華宴。

鄭世璠善言詞，而且風趣無比，但他卻很少為自己發聲，甚至他在個展「懷念·回憶作品展」時，竟以「釋梵諦」的筆名，為自己寫序，也許他藏身幕後，說起自己來才能臉不紅、氣不喘，這正是他可愛的本色，與廣受愛戴的原因。

他如此介紹自己：「老友鄭世璠在今年初夏，自上次的遍歷展之後，……出幾張懷念、滿懷感慨的回憶作品，提供展覽，這些深藏久

年的老作品，都是被時代無情快速的火車輪輾過的臺灣老姿古影，也有旅遊的紀行，也有幽默自我的生活日記式的紀錄作品……鄭世璠的作品是忠於內心深處的呼喚，因此作品的形式極具變化及深度。常在全國、全省美展、臺陽、青雲、芳蘭等團體展，看到鄭世璠作品的人，免看簽名就知道是他的作品，因為他的作品是每年所得的體裁，加以思考整理、經營結構，造型配色經過數番試作、完成，表現出來的結果。所以能發表出來的作品並不多。但能夠發表的，必為精心之作。」

不管是旁觀者或是他自己追述，創作不輟、從未間斷參與繪畫團體，占據鄭世璠的創作生涯極其重要的一頁。他在〈芳蘭美展自述〉中深情款款回憶：「大約半世紀前，現在的和平東路二、三段至六張犁母指山麓一帶，通稱為龍安坡，這一塊南至基隆路，北向通化街、信義路，即以『師專』為中心的廣大地方，別號雅氣十足，叫『芳蘭之丘』。這段故事好像很少人知道。……而當今「師專」的前身是『北



1976年，鄭世璠於第2屆芳蘭美展會場在自己的作品〈女人三題之3〉前留影。

〔左圖〕1975年，芳蘭美展開幕，各界的致賀錦旗。

〔右圖〕鄭世璠（右2）參加第1屆芳蘭美展時所攝



【芳蘭美展與鄭世璠】

芳蘭美展為芳蘭美術會自1975年起舉行之畫展。芳蘭美術會為臺北第二師範學校的學生為紀念石川欽一郎和小原整兩位老師對臺灣美術教育的貢獻，並鼓勵校友的美術活動，而於1974年所創立的畫會，由李石樵等八位北二師校友擔任發起人，鄭世璠負責會務之籌劃與處理。其名「芳蘭」來自學校附近一座名為「芳蘭之丘」的山丘，為學生假日訪遊的地點，故以之為名。第一屆芳蘭美展於1975年4月1至6日在臺北市開封街的哥雅畫廊舉行。

1975年10月25日，由鄭世璠企劃出版的《第一回芳蘭美展紀念特刊》封面書影。（藝術家出版社資料室提供）





1956年，第10屆「青雲畫展」會員於中山堂留影，鄭世璠（後排左3）開心倚著海報。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師』，再其前身就是『臺北第二師範學校』。北二師的校舍，因為屹立在芳蘭之丘上，其校歌、校刊、同學會的名稱，都以此優雅的『芳蘭』

名之。……所有的學生也都以『芳蘭學子』為榮。」

後來，北二師畢業生在舉行石川欽一郎與繼任的小原整之遺作展時，決定組織「芳蘭美術會」，鄭世璠即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領導人物。

藝評家李欽賢曾提到：1980年鄭世璠自彰化銀行退休，在這之前已創立「芳蘭美術會」，成立「芳蘭美展」，這是為了聯繫臺北第二師範校友的感情，以畫會友的組織。臺北第二師範戰後改名「省立師專」，就是現在的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前身，凡是從該校畢業的學生，不論國



第13屆「青雲畫展」會員合影，鄭世璠（前排中）笑容燦爛。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籍，不論戰前戰後，只要是美術同好都被網羅為會友，取用「芳蘭」之名，是因為北二師一帶，日本時代稱為「芳蘭之丘」之故。

鄭世璠在1975年為「芳蘭美展」以日文寫了〈芳蘭美展頌〉、〈芳蘭美展開幕〉兩首詩讚，熱情澎湃，青春爛漫。如果說「芳蘭美展」是鄭世璠的摯愛，李欽賢另外指出「臺陽美展」則是鄭世璠奉陪到底的創作舞臺，1987年鄭世璠獲得「臺陽美展」五十屆全勤獎的榮譽，真可謂實至名歸。

鄭世璠積極參加的畫會活動主要包括：「芳蘭美術協會」、「臺陽美術協會」、「臺灣水彩畫會」、「新竹美術協會」、「紀元畫



鄭世璠（前排右1）在「臺陽美展」團體紀念照中留影

會」、「青雲畫會」等。加入年代最早的「臺灣水彩畫會」成立於1927年，以石川欽一郎師生為主體，會員除了石川之外，有倪蔣懷、藍蔭鼎、李石樵、洪瑞麟、李澤藩與鄭世璠等。1932年，石川返日之後，會員為了感念恩師，把「臺灣水彩畫會」改組為「一廬會」，「一廬」為石川別號。「臺灣水彩畫會」及「一廬會」是鄭世璠初次參加的美術團體，從中獲得重要的觀摩機會。

讓鄭世璠保持五十年全勤的「臺陽美術協會」成立於1934年，由畫家陳澄波、楊三郎、廖繼春、顏水龍、李梅樹、陳清汾、李石樵及臺灣出生的日籍畫家立石鐵臣等人共同成立。次年5月在臺北市的臺灣教育會館（後來改為美國新聞處）舉辦第一屆展覽會。該會成立的主旨除了提供會員彼此切磋畫藝之外，自第一屆起即公開對外募集作品，並依名次頒發獎金等作為鼓勵，影響力相當長遠。



畫家顏水龍（中）與鄭世璠（左）至林天瑞高雄家中拜訪合影。

交遊廣闊 · 性情快活 · 樂在作畫

鄭世璠自謂：「我出生臺灣，成長新竹，學畫臺北。做過教員、記者、雜誌編輯，遊藝於美術園地。自從退休後，就企劃整理過去半世紀來的精粹殘滓出來，把我運命的腳跡有系統地摘文集印，成一本文集或畫冊。這並不是腳本在先，皆是演後紀錄片，也是舞臺上小丑獨白的錄音帶罷了。」

一個創作者把自己的作品比喻為「殘滓」，若不是過度自謙，也有可能是「所言屬實」，在鄭世璠的精神世界裡，沒有什麼比世間的溫暖更動人，比與人真誠交往更值得在意，那麼幾筆妙手偶得的詩、書、畫，在他看來自然是「不過如此」。

畫家賴傳鑑為鄭世璠長年的畫友，也是一位藝評家，他即曾

1985年，鄭世璠夫婦南下參加高雄市政府主辦「當代美術大展」開幕，與畫家莊索（中）合影。





[左圖]
1995年，鄭世璠（左）與畫家林玉山合影。



[右圖]
1995年，鄭世璠（右）與畫家陳進合影。

以知己之眼如此觀察老友，他認為鄭世璠的人格特質是羅曼蒂克的，永遠充滿著青春的氣息與熱情。有時候賴傳鑑想這是否與其出生的星宿有關？因鄭世璠於1915年舊曆7月7日夜出生，所以被懷疑有可能是牛郎再世。他性格上除了浪漫特質，還有牛郎的誠實、忠厚。

鄭世璠的交遊廣闊，不但以文、以畫會友，也以一片真心待人，本文且舉幾位不同領域的名家經歷，與讀者分享他們青春作伴的可貴情誼，以及隨著時代推移，他們如何在彼此的藝術生涯中相互扶持，共同度過夢想與幻滅、重生與永恆之路。

1975年，藝術家雜誌社創刊之初，邀請賴傳鑑開闢專欄「畫壇交友錄」，後來結集為《埋在沙漠裡的青春》，其中一篇就是〈放浪的詩魂——鄭世璠〉。作者筆端充滿感情回憶起1963年3月29日，他與鄭世璠、詩人吳瀛濤三人相約到野柳的情景，他們三人素來相厚，每每在一起，大家都感到輕鬆愉快，忘了生活的煎熬。那天也不例外。到達野柳之



鄭世璠攝於1965年

鄭世璠（左）與畫家郭雪湖夫婦合影

後，鄭世璠和賴傳鑑開始寫生，吳瀛濤躺在岩石上吟詩……。

那時候野柳還保持著天然的奇麗面目，真令我們如入仙境，陶醉在它的懷抱，其樂陶陶，一直到日落才依依不捨地回到基隆，時已夜幕低垂，萬家燈火了。在碼頭旁邊的小飯館吃完了飯，坐在港邊的長椅，三人茫然地望著港都迷人的夜色。

賴傳鑑憶及鄭世璠入選臺展的前後，也是鄭世璠的藝術生涯最關鍵成就的一刻：

從1935年起他的作品不但在新竹美展獲獎，也參加臺陽展獲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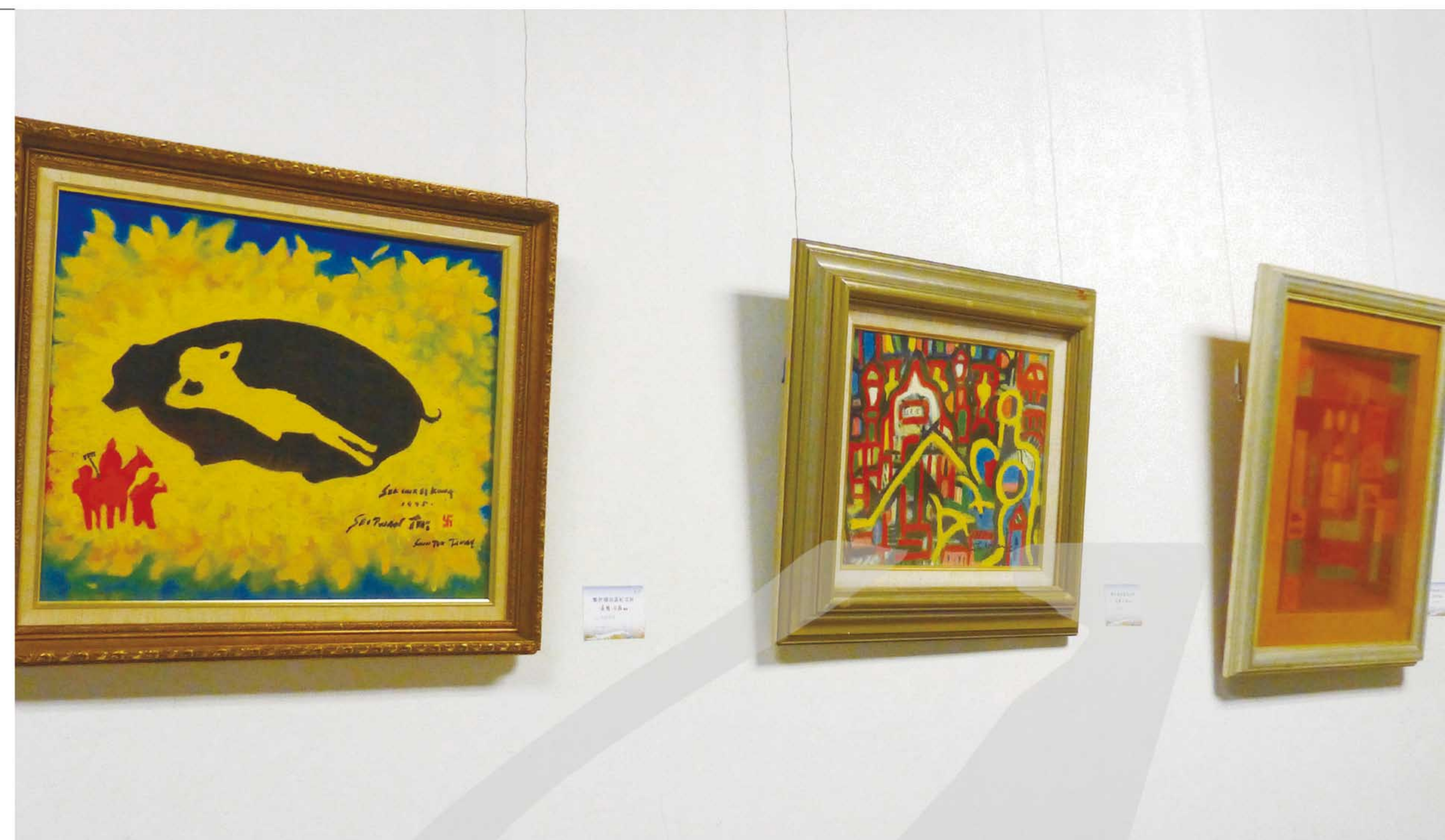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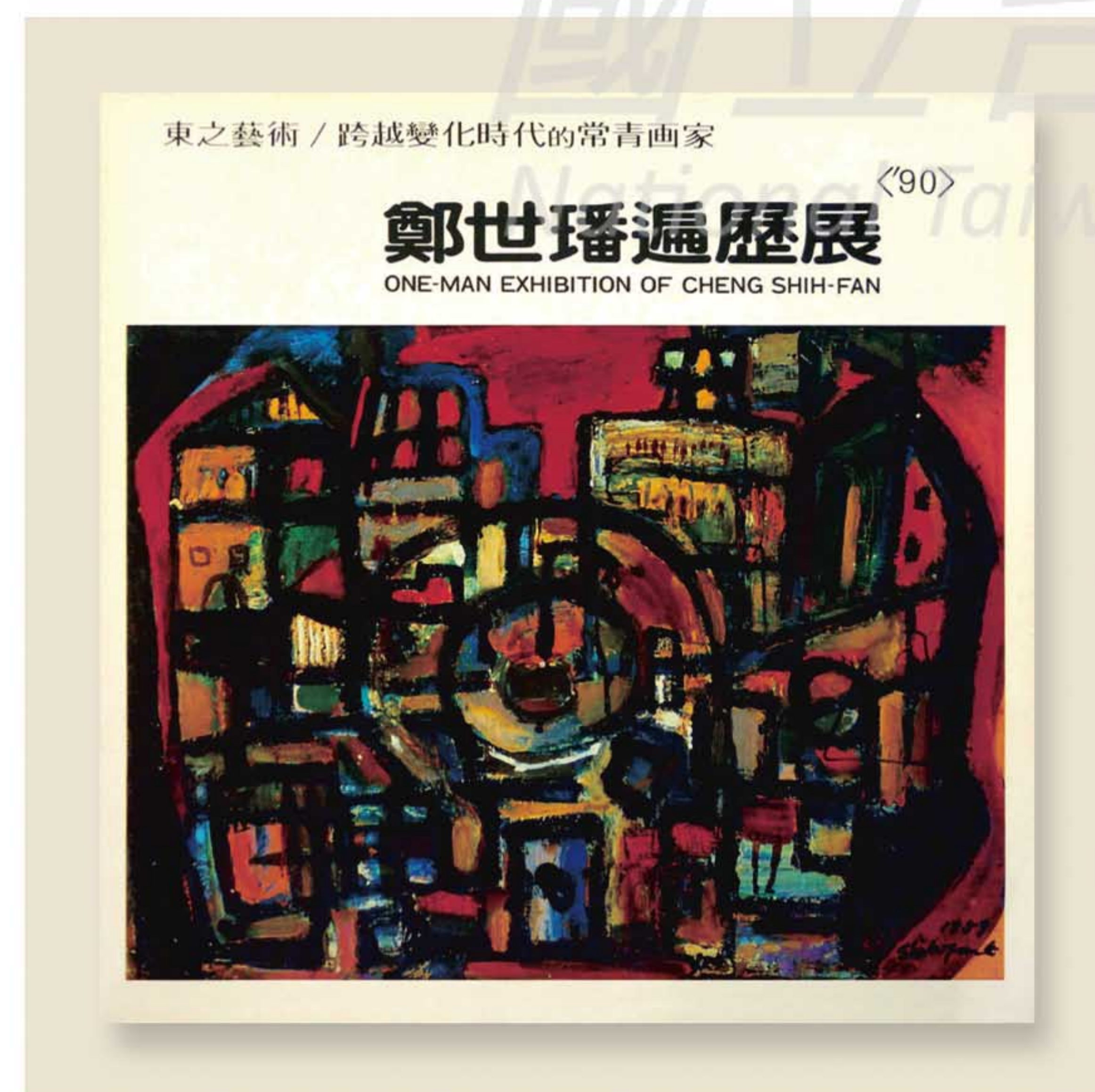
1938年他連續入選『臺展』。……以前的『臺展』是畫家的登龍門，一旦入選即身價百倍，躋身於畫家之林，聞名遐邇，親戚朋友登門道賀絡繹不絕，而本人從此自稱畫家亦當之無愧。所以鄭世璠和其他畫家一樣，初次入選臺展時的欣喜，可以說無法形容，也是他永遠難忘的一件事。……新入選的不但受記者訪問，也在報紙大登特登。（編按：1936年「臺展」第一階段落幕，1937年七七事變停辦一年；1938年為改為「府展」第一回，但仍常被人沿以「臺展」稱呼。前引文中賴傳鑑提到：1938年他連續入選『臺展』……，應出於此因吧。）

在老友眼中，鄭世璠是典型的「文化人」，知識豐富，藏書極多。但是這些都不是可以維繫半生情緣的理由，他們之所以會成為莫逆之交，還有藝術同行、文學同好的關係。文中也提到鄭世璠的性情快活，交際較廣，朋友涵蓋老一輩到年輕一輩的文化界人士。對於廣交朋友，鄭世璠也有一番解釋，他說繪畫是藝術的第一支流，他與文藝界人士交流也是物以類聚，極其自然，而認為交友是人生一大樂事。

鄭世璠在2006年去世之後，2012年新竹市文化局為鄭世璠舉辦「追憶·回顧——鄭世璠油畫紀念展」，賴傳鑑再度提筆為序，並以「流浪的詩魂」為老友結語，像是怕老友被世人誤解一般，重申鄭世璠的創作觀：「六十多年的創作歷程，鄭世璠像流浪漢自由自在地，毫無目的地、終點的旅行，恣意地遊走於畫壇。鄭世璠說過：『即像路邊的野花，有人看也好，沒人看也好……。』這就是他從事藝術創作的態度。」在我們圈裡，也許星帆只是唯一懂得「作畫的自由」、「作畫的快樂」的人。

前輩作家、詩人，〈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歌謠作詞者的王昶雄，也與鄭世璠相交莫逆。

1990年，鄭世璠首次個展在臺北市的東之畫廊舉行，此為當時出版的畫冊及邀請函。（東之畫廊提供）



2012年，新竹市政府文化局為鄭世璠舉辦「追憶·回顧」油畫展，此為展場一景。（藝術家出版社攝）

王昶雄比鄭世璠小兩歲，淡水人，淡水公學校畢業後，赴笈東京，1942年於日本大學齒科系畢業。隔年返臺，在故鄉開齒科診所。鄭世璠因記者工作與王昶雄相識進而相知。他們的知遇之深，可以從王昶雄一段文字窺見：「星帆在繪畫曠野中馳騁了半世紀，跑得愈遠，愈覺得膽怯，怯得妄自菲薄，按兵不動，這也是從前他從未開過畫展，出過畫集的緣故。」他並且批評時下的市儈之氣，連藝術世界亦瀰漫著急功近利之風，致使許多事物逐漸失去應有的軌跡，例如有人學畫不及三個月就趕著開畫展戲墨……。而鄭世璠正是他所肯定的典型：「一個數十年苦守著長夜孤燈的藝術良知，在現實社會裡所得到的掌聲和喝采，遠不如一個擅長鑽營的人。不管畫市是旺是淡，他不受門戶之見左右，不為利祿的堅毅作風，是始終不變的。」

王昶雄在為《鄭世璠油畫回顧展》專輯寫序時，甚至引古諺「哀莫大於心死」，以幸虧鄭世璠「心不死」，來祝賀老友的生辰之慶。關於這篇文章，其實，王昶雄十年前就提早寫過一篇序文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十年前寫的序文，十年後才編進畫冊，的確是一件稀罕之事。文中寫道：「……他在年輕時具有一種野性的衝動，在大海駕一葉扁舟，滿載著『期望』，揚帆遠航，這本專輯便成為他落帆登岸的紀念品。」

他又強調，鄭世璠在每一個時辰，都在對自己複述一個信念：「我已經盡力而為，盡情而歡了。」

在朋友的敘述、回憶中，鄭世璠的典型從模糊而清晰，相信也有助於讀者了解一個被公認「無為」的藝術家，是如何在創作的生涯中「盡力而為，盡情而歡」。

鄭世璠曾經寫過一篇〈我與臺灣鳥瞰圖的因緣〉，收錄在莊永明著《臺灣鳥瞰圖：1930年代臺灣地誌繪集》之序文，此文，正好追溯出一段贈書的佳話，豐富了我們認識鄭世璠的途徑。文中提到：1992年，鄭世璠決定將藏書捐贈給吳三連史料基金會時，曾與老友王昶雄邀同莊永明一起去基金會參觀典藏的狀況，聽了莊永明的解說，並了解了該會未來的運作和發展後，就很安心地將追隨他多年「我樂多齋」的藏書捐出了。

鄭世璠的藏書之豐，在藝文界十分出名，他的書房「我樂多齋」也是許多文人雅士朝聖的寶地，但是在鄭世璠筆下：「我樂多齋（GARAKUTA）是日語『破爛兒』之意，正因為我視『破爛兒』為寶，所以無物不收、無所不藏。」

他在該文提到：「也許是莊永明認為我的『我樂多齋』於捐贈後少了不少東西，一定很落寞，有一天特別來找我聊談；他無意中提及1930年代臺灣流傳的一些鳥瞰式地圖，據說目前很難尋覓，而且圖書館也少有這些東西，我說手邊藏有幾張，可以找找看，想不到莊永明卻急著想知道究竟有那幾張，於是，我約他第二天到永和的畫室去觀賞這些壓箱藏品。」

「這些鳥瞰圖，我收藏多年，暫時不忍離手，是因為其中所描繪的年代，也正是我青春年少時的臺灣景況。我畢業於臺北第二師範，1936年起，先後在中壢郡宋屋、楊梅及新竹第一公學校擔任教職；而後做了一陣子『無冕王』，跑新聞、寫記事，戰後，雖仍留任於《臺灣新生報》，但於『二二八事變』後，被迫『走路』；……繪畫才是我一生無怨無悔的事業；正因為自己繪畫，也因此對繪製這些臺灣鳥瞰圖的日本

關鍵字

王昶雄 (1916-2000)

王昶雄，本名王榮生，出生於淡水，曾就讀淡水公學校，少年時代負笈東瀛，後於日本大學齒學系畢業。在日本求學期間，積極參加文學活動。1942年，王昶雄返臺執業牙醫，仍創作不輟，文學作品散見《臺灣文學》、《文藝臺灣》、《臺灣日日新報》等。其代表作包括由王昶雄填詞、呂泉生作曲的臺語歌謠〈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等，深植人心。



鄭世璠（後排右）與藝文界文人聚會，與他並立者為王昶雄，前排右起劉榮宗、顏水龍、郭水潭、劉捷。

畫伯，惺惺相惜。

「我喜愛這些臺灣鳥瞰圖，時常把玩，不輕易示人，然而莊永明表示有意將之出版，我很朗爽地表明樂觀其成，因為加上莊先生個人的收藏，能使更多幅的鳥瞰圖出土，是我的願望。」

多情鄭世璠，還希望藉由這些「臺灣鳥瞰圖」的重刊，鼓勵大家多多認識臺灣的山水、人文和歷史。



鄭世璠（後站者）與文人好友的一場聚會，前排右一為王昶雄。